

译介之旅

翻译《失乐园》：力求传达原作韵味

□竺家荣

我的第一本译著便是渡边淳一最负盛名的《失乐园》，可以说非常幸运。更幸运的是，我还翻译了渡边先生最后一本小说《再爱一次》，跟渡边文学的确有缘。尽管我翻译了多达10部渡边淳一作品以及50多本日本文学作品，但是让读者记住我的名字的还是《失乐园》。当大师远去之际，我有必要回顾一下翻译《失乐园》的心路历程。

1998年，因偶然的机遇，珠海出版社来找我翻译《失乐园》。我看了内容后，感觉性描写出乎意外的多。据我所知，即便是在日本文学中，这样程度的性爱描写也是不多见的。

当时，我只看过渡边淳一日文版的初期医学小说，没有看过在日本畅销的《一片雪》等情爱小说，完全不了解这位作家的情况。所以尽管对我而言是第一次翻译长篇小说的难得机会，仍然顾虑重重。编辑反复说明“为了通过审查这一关，出版社方面也会要求译者做‘朦胧化’处理”的。我这才抱着豁出去的心态，勉强接了下来。做出这个决定时的艰难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因为除了出版社的顾虑外，作为译者也需要克服一定的“心理负担”。

尽管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，90年代通信网络发达，家庭意识日渐单薄，但引进像《失乐园》这样有大量性爱描写的作品，出版社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为了让这部作品不被拒于国门之外，出版社才不得不要求译者对一些敏感描写进行适当的删节。《失乐园》的命运充分反映了当时那个年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尴尬状况。

由于是第一次翻译长篇小说，又是这样一部作品，成败在此一举，我感到压力很大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只有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，硬着头皮上阵了。记得那时候，整整一个多月，整个人都陷入了《失乐园》之中，寝食难安。不过现在看，正是这份热情与投入弥补了一些翻译经验上的不足。

拿出定稿后，出版社很满意，我才大大松了口气，也增强了自信，为后来的翻译之路开了个好头。《失乐园》一投放市场，便立刻畅销，并持续至今，不但让读者知道了渡边淳一，也让读者知道了译者的名字。因此，从知名度来说，《失乐园》也算得上是我的代表作。

作为译者，出于忠实原作的考虑，我虽然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翻译全译本，但并不抱什么希望。直到11年后的2009年，作家出版社正式购买了版权，经过几番周折，我才终于获得了这样的机会。不过，一旦有机会翻译全译本，反而又畏缩了，担心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。最终在出版社的鼓励下，才下决心一字不少的全部译出了。

翻译09版本全译本时，我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翻译经验，对渡边文学的认识也有所加深，借此机会，我想谈一谈全译本的翻译心得。

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包含着丰富、复杂的文化信息。狭长的岛国日本，气候多变，养育了对大自然充满敬畏，以顺应造化而美的日本民族。空间的狭小，造就了日本人对于文学艺术的独到品位，即崇尚精致、优雅、清淡、幽静、余韵、和谐等等。因此，日本文学作品读来自然脱俗，充满对人性本真的追求，相比中国文学大气阳刚，日本文学则是小巧阴柔，就像一幅山水画一般清淡隽永，令人回味。

作为日本文学的译者，要想传达原作神韵，除了了解日本文学的这些特质外，还必须充分领会作者的意图。

渡边淳一比我年长一代，经历也丰富得多，我要做的就是力求贴近作者，多揣摩作品风格，选用恰当的词汇，尽全力将主人公对爱情激情澎湃的韵味展示出来，不翻译成白开水。

渡边淳一文笔细腻唯美，善于营造浪漫气



竺家荣，日语翻译家，代表译作有渡边淳一《失乐园》，三岛由纪夫《丰饶之海——晓寺》，谷崎润一郎《痴痴老人日记》，东山魁夷《京洛四季——美之旅》以及近年的大江健三郎三部随笔，青山七惠的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等。

氛，很有日本文学的特点。特别体现在对于两性关系、性心理等最隐秘层面淋漓尽致的描绘上，这些笔墨也构成了其作品厚重的底蕴。几乎每一大段跌宕起伏的性爱描写之后，作者都会加入一些富有真知灼见的品评，表明随着一次次性爱的重复，主人公的感受在逐渐加深。可以说，这些精彩的夹叙夹议，是作品的精华所在。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写法，一方面将陷入婚外情男女的困惑、挣扎、欢愉、无奈、孤独、贪婪等都曝光于笔端；一方面表明自己的看法，颂扬真情的美好。人物对话、景物描写等等固然也很重要，但如果翻译时平均用力，则可能缺少亮点，显得平庸直叙，缺少了画龙点睛的韵味。

比如下面的一段议论：
纵使将所有的懊恼、忏悔都抛弃，也要为近在咫尺的爱而燃烧。

这时不再有什么道理可讲，既非说教也非理智，而是潜藏于身体深处的本能觉醒，在发狂。

对于这样欲火熊熊的女人而言，伦理和常规都毫无意义。

明了一切、而自甘堕落的女性眼里，有一个快乐的花园。只有她知道那些讲求理智的人们所不了解的、令人眼花缭乱的快感。这么一想，她便自豪起来，觉得自己是个百里挑一的性的佼佼者。

总之，那一刹那，男人的身体变成一件襁褓，而女人的身体则变成了娇艳的丝绸。

在地那温暖柔软、有着吸盘般合力的肉体内潜藏着无数的快乐之蒂。

此类精美词句比比皆是，目不暇接。这些词句翻译得越是优美，越可以将渡边情爱文学的特色再现出来。

有人认为作品浅显易懂就容易翻译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从传达原汁原味的角度来看，无论语言难易，句式长短，都同样的不容易。尤其是《失乐园》这样的情爱文学，情调的烘托是最大的难点。只有翻译得情景交融，酣畅淋漓，才可能锦上添花。

宏观氛围的把握是前提，微观方面的修辞则是基础。词汇是作品的细胞，每一个词的选择，都关系到作品的整体气氛。

具体来说，为了翻译得不走样，在修辞上，我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尽量避免重复使用同一个词汇。

尽管渡边文学的语言表达细腻精致，委婉含蓄，多姿多彩，但是，仍然远远不及中国语汇的丰富，因此，同一个词语的重复使用就常见。翻译时，如果总是局限于几个译法，读来会感觉单调、重复。必须不断变换同类词语，让读者沉醉于语言美，而不觉冗长。

比如：“妩媚、柔媚、娇媚、千娇百媚、娇艳、娇嗔、娇滴滴”，“妖媚、妖冶、冶艳、妖娆、妖娆”、“浑圆、滚圆、圆润、莹润、丰腴、圆滚滚”，“揉捏、揉捻、揉弄、揉搓”等等。

2. 日语有不少多义词，靠生搬硬套字典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根据文脉，考虑选择哪个词义最合适，以避免误解。

3. 语体是为内容服务的，翻译时也要充分兼顾。由于《失乐园》唯美、浪漫，因此要尽力避开口语、俚语，多选择文雅语，尤其要筛选出最合适而优雅词语。

比如“酥软、瘫软”等就比“发软”更有感觉，“逡巡、游弋、徜徉、徘徊”等就比“转悠、溜达、闲逛”好一些，“涎水”比“口水、哈喇子”更符合唯美氛围。

过去，我只关注文本的解读，不太注意文体以及语言的运用。自从开始文学翻译后，对于文体与作家的风格，以及与作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联才有了进一步的认知。

4. 在词汇润色上多下功夫。由于性爱描写较多，翻译时，应力求明快凝练、浪漫飘逸之感。对比一下下面这句话的翻译：

“男人与女人都喜欢性爱之后肌肤与肌肤若即若离、适度相拥，慵懒地躺在床上，感受漂浮在床上的那种没完没了的有些迷乱的怠惰。”（直译）“不管什么姿势，男人和女人事后都喜欢身体不即不离、恰到好处地依偎着，去感受那飘忽于床第的、缠绵而缭乱的怠惰。”（竺家荣译本）

二者相比较，可看出明显不同。第二种译法是进行了润色修饰的。如果照直翻译，尽管不是误译，味道却少了很多。

具体来说，是通过多使用四字熟语或排比句式，以及一些比较唯美的词汇来进行渲染，有时比原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总之，越是描写细腻之处，越是需要下功夫之处，也越是能够翻译得出彩的地方。

5. 翻译技巧也不容忽视。由于进行了适当的加宽词语，调整语序，拆合句子等等，才可避免翻译腔，使译文流畅好看。

除了上面说到的宏观、微观两方面外，还有一点是最不容易把握的，即译者的创造性。

一谈到翻译的质量，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归结为外语水平如何，殊不知这是个误区，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决定文学翻译质量的主要是两大因素：心态和技能。这就和演员在表演角色时要入戏完全一样。演员若是单纯依靠表演技

巧，身心不投入，会给人以做戏的感觉，翻译文学作品也是如此。倘若没有灵感火花的迸发，就难有神来之笔。因为翻译本身同样是再创造的活动，是另类意义上的表演。要演得惟妙惟肖，就必须真正将自己化作角色，入得其内，才能出其外，达到“神似”和“化境”。

一句话，如果以为翻译仅仅是一个呆滞、机械的“技术工种”，那就错了。其实，翻译对译者情商的要求不一定比演员要低多少。

众所周知，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种类的翻译，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、极为复杂的艺术形式，可以定义为“是创造翻译文学的过程”。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所起的作用，绝非翻译工匠那么简单。当今的国内外文学翻译研究前沿，已经开始关注译者的个体存在，身体体验、情感活动、翻译过程内外结合、语境传递等的研究，这也说明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是举足轻重的。

翻译实践使我认识到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很多感受与作家相似，不同的是，作家是自由驰骋想象力来进行创作，而译者则必须在了解作者情况、写作语境等等的基础上，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来进行再创作，并尽力使译作的风格与作者风格无限的贴近。有人将文学翻译定义

为“受到局限的创造”是比较贴切的。译者只有真正理解作者的诉求，发挥想象力，化身作者，进入情景，才可能实现达意传神。

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《论文学翻译》中提出：“无敏感之心灵，无热烈之同情，无适当之鉴赏能力，无相当之社会经验，无充分之常识（即杂学），势难彻底理解原著。”可见对于文学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。

通过翻译《失乐园》，我真正体会到了这番话的分量。要想翻译得比较到位，一方面有赖于对作品的深入解读，只有明了作者为什么这么写，才知道该怎么去翻译，而翻译的过程也应是阐释作品的过程，是加深理解作品的过程。二者相辅相成，相互促进。

09版全译本整体上比98版提升了水准，更好地传达了原作的精髓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者的能动性对于译作的成色是举足轻重的。尤其是补充的几万字，更加考验译者对整体氛围的驾驭能力以及表达能力，同时，对文学翻译的本质也有了更深的认知。

翻译之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要以此鞭策自己，不断努力，为读者多奉献好的译作。

译文

想想看，或许没有比樱花更幸福的花了。

从古代的平安王朝开始樱花就是百花之王，在《千家流传集》里也记载有“樱为花之首”的赞词。

阳春四月，烂漫绽开的樱花不愧是众花之魁，其盛开时的奢华，谢落时的潇洒，都同样惹人心醉，令人怜惜。

俗话说“樱花七日”，樱花的寿命只有短暂的一个多星期，但它作为花却具有极强的表现力。因此，享有“壁窟之中必置此花，众花之中此花上座”的特殊待遇。

正因为如此，有时也遭人忌嫌。如千利休等曾说过“茶室之中不准摆放过艳之花”，禁止樱花进入茶道之境。

诚然，对于以“清寂”为本的茶道而言，樱花当然是“太过奢华而不适宜”了，千利休之流的怪癖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樱花培育了日本人的美意识，一直成为激发人们丰富想象力的源泉。

至于久木自己，他既喜爱樱花的千娇百媚，又觉得樱花有些令人忧郁和讨嫌。这也许缘于花开花落来去匆匆，自己忙碌得无暇追随之故吧。

每年，随着樱花季节的临近，新闻媒体便开始报道“樱花前线”的消息，哪里的樱花开到了什么程度，哪里已经盛开等等。电视里不厌其烦地播出樱花胜地那些美不胜收的景色。可是，自己却没有一次能够去饱览樱花的风姿。

久木总想去那些樱花盛开的地方，悠然地观赏花，可总是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如愿，只好将就看看街道两旁的樱花了事。

正如所谓“心不静”一样，樱花给他留下了没有片刻宁静、忙碌不堪的印象，直到樱花开败后，反而舒了一口气。

这样年复一年，他就产生了对樱花的焦虑感。不过，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。

托现在在工作悠闲的福，这个春天终于能够尽情欣赏一下樱花的美景了，这也是命中注定吧。

提起樱花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京都之樱。如平安神宫的垂枝樱，白川河沿岸的装有灯饰的夜樱，以及醍醐寺、仁和寺、城南宫等许多以樱花闻名的寺院神社。

以前久木利用去关西采访和洽谈的机会，也走马观花地去过其中几处。

每一处都各有千秋，各处樱花争奇斗艳，尽显风流。这例使久木觉得京都之樱过于品种齐备，毫无缺憾了。

这是因为京都之樱与周围的古寺、神社和庭院相映成趣，加上郁郁葱葱的群山怀抱，本来就美的花，在这些绝妙背景的衬托下，更显得风情万种，犹如以附加价值来悦人眼目的商品。

这样的樱花自然让人赞叹、欣赏，而那些凛然不群，仅仅凭借本真之美的美花，也令人难以割舍。其实，赏花者所不大涉足的清幽寂静处的樱花，更是别有情趣。

考虑来考虑去，久木想到了伊豆的修善寺。离东京不太远，是一个为群山所怀抱的温泉之乡，那里的樱花和旅馆都有着远离尘世的静谧。

久木决定了之后，就于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，和凛子一起前往修善寺。

这个时候去赏花，比起往年是迟了一些。不过，今年的四月偏冷，所以，开花的时间较长，伊豆一带正是盛开的时节。那一天，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常言所说的“春酣之时”，或曰“春闹之时”更为恰当的烂漫的春日。

——竺家荣译渡边淳一《失乐园》

波拉尼奥的一部怪书

□赵德明

这是一部怪书。翻译完《美洲纳粹文学》之后，这是我的第一个强烈印象。奇怪之处在于多。首先，作品的形式就很奇怪。它伪装成一部文学家辞典的样子：生平与创作生涯，加上主要作品的介绍和点评，构成词条的主要结构。但是，伪装刚过了第100页，一位作家的生卒年居然是1956至2029年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再看后面有好几位作家都是如此。于是，回过头来上互联网查阅第一个作家。结果，查无此人。原来这部“文学家辞典”中全部人选作家都是作者罗贝托·波拉尼奥虚构出来的。

该书内容上有好多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。作品中有大量真实的历史事实，例如，西班牙内战、智利军事政变、墨西哥革命等等；还引证了许多著名作家、作品的故事，例如，费德里克·博尔赫斯、科塔萨尔、萨特等等，作者让那些虚构出来的作家生活在历史事件中，与文学大师交往，造成真假难分的效果。

但是，波拉尼奥对从事纳粹文学活动的人们的态度是清清楚楚的，对这些纳粹分子，除去用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的本质之外，他还常常用挖苦、讽刺、调侃的口气描绘他们疯狂、野蛮的嘴脸。这就有力的表明了波拉尼奥的立场：对法西斯的

种种表现他是深恶痛绝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他都巧妙地用文学的外衣掩饰起来，不显丝毫空洞的说教。

因此，《美洲纳粹文学》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作品。作者会很讲故事，情节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。他的想象力非同一般，天上、地下、宇宙、鬼域……天马行空，真是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，令人拍案叫绝。他叙事的语言很有抒情的张力，这可能与他与年轻时作诗的经验有密切关系，更与他博览群书有关。他的叙事结构常常让人想起《堂·吉珂德》。博尔赫斯笔下的短篇小说（例如《曲线分岔的花园》）和福克纳的叙事艺术。但是，他不是“掉书袋”，而是有自己的独到功夫，有创新。这具体表现在他巧妙地把他历史事件、政治观点与文学元素结合在一起，使三者互相渗透，水乳交融，天衣无缝。《美洲纳粹文学》既可以登上大雅之堂，因为它它是百分之百的“纯文学作品”，是阳春白雪；同时，又可惠及下里巴人，因为它通俗易懂，故事性很强，行文流畅。

纵观波拉尼奥的作品，我觉得他看人看事均有独到的见解。比如，在拉美文化界，20世纪到如今100多年来，左派、右派、中间派是泾

渭分明的，在社交中是讲究派性的。但是，波拉尼奥的几部作品都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派性是狭隘和愚蠢的，因为用派性的观点解决问题的后果就是灾难。他从个人的经历中发现，应该从全球的角度看人类的表现，人性恶的种种表现反映在社会各个层面，只不过权贵阶层更加贪婪、更加自私，掠夺财富的手段

更加凶凶极恶、更加厚颜无耻罢了。他的文学观念已经跳出了狭隘的个人、地域、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性。具体地说，他善于把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放到全球的角度去看。这是文学教化他的结果，因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从人性入手的，是俯瞰人类的，是以地球为舞台的。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变化密切

相连的。对于波拉尼奥来说，他的祖国是地球，他的生命就是文学。是他个人的遭遇、智利社会变迁、全球历史触目惊心的变故造就了他。当然也与他文学的痴迷和天赋有密切关联。然而，天妒奇才，英年早逝，波拉尼奥50岁就离开了人间。不知他在天上过得可好，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人间的一切，包括文学。

译文

他可能叫马克斯·米雷巴莱斯，但他的真实姓名无法得知。他如何进入文坛的是个秘密：突然有一天，他出现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里，然后他就满大街乱跑去找新闻了，或者，更多情况下，他为上司办差和送信。他的学徒生活备受海地新闻界的奴役和慢火煎熬。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他两年后登上太子港《箴言报》社会版助理编辑的岗位；借助这个工作，他眼花缭乱、倍感困惑地目睹了首都高级住宅区的聚会和社交活动。毋庸置疑，从最初的一刻起，他就想置身于上流社会。很快他就明白了，要想进入上层只有两个办法：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，这招不行，因为他性格温和，还容易紧张，看见血就恶心；二是通过文学创作，因为文学是一种隐蔽的暴力，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；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，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。马克斯选择了文学，选择了逃避艰苦的学徒生

活。他最初发表在《箴言报》文化副刊上的几首诗，是艾梅·塞泽尔作品的仿制品。太子港某些知识分子看了以后嗤之以鼻，公开讥笑这位年轻的诗人。

后来他抄袭的作品来看，他学会了这门功课：如今他模仿的诗人是勒内·德佩斯特，其结果虽然没能赢得一致喝彩，倒是得到了某些评论家和教授的首肯，他们预测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前途光明。

他本可以继续追随德佩斯特的脚步，可马克斯不是傻子，他决定博采众长：他以工匠般的耐心，废寝忘食地抄袭安德尼·费尔普斯和达维迪格的作品；取了第一个笔名马克斯·卡西米尔，那是他堂弟的名字，他把自己初期遭人嘲笑的诗作统统归到卡西米尔名下。那些嘲笑他的人中海地文学团体的创建者：菲罗克威成、毛利塞奥和莱加内乌。遭到相同待遇的还有诗人卢辛·莱莫内及让·迪奥多那·卡松。——赵德明译波拉尼奥《美洲纳粹文学》



赵德明，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翻译家，译作有《城市与狗》《情爱笔记》(2666)《美洲纳粹文学》。